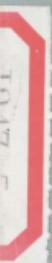


高陽著

玉璽浮雲





ISBN 957-39-0131-5



00150



9 789573 901310

© 1990 THE VISTA PUBLISHING CO.

高陽著

玉璽浮雲

玉壘浮雲

高陽作品集 B25

作 者	高	陽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郵 局 7 - 5 0 1 號 信 箱	
郵 撥	0 7 6 5 2 5 5 - 8	
電 話	(02)22553522	27540696
傳 真	(02)22553588	27540691
香 港	田 園 書 屋	
總 經 銷	九 龍 西 洋 菜 街 5 6 號 二 樓	
印 刷	紅 藍 彩 藝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市 西 園 路 二 段 2 8 1 巷 3 號	
定 價	新 台 幣 1 5 0 元	• 港 幣 6 0 元
初 版	1 9 8 7 年	2 月
八 版	1 9 9 8 年	2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39-0131-5

法律顧問：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 尤英夫律師

「高陽作品集」自序



從事歷史小說寫作以來，二十餘年心血所積，得書若干；計字又若干？說實話連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約略而計，出書總在六十部以上；計字則平均日寫三千，年得百萬，保守估計，至少亦有兩千五百萬字。所謂「著作等身」，自覺無忝。

上下五千年，史實浩如煙海，所以我的小說題材，永遠發掘不盡；更堪自慰的是，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華人社會，無一處沒有我的讀者。有些讀者獎飾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慚感交併」四個字來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許得力於凡事看得開；更應慶幸於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匱乏的大環境中，所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可說並未老化；與筆續盟、廿載可期。不過今後的筆墨生涯，一方面從事創作；另一方面亦須整理舊稿。新作單行本將僅交由聯經及遠景兩家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與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合作的開始，在個人的創作歷程中，是一塊很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種極愉快的經驗，特綴數語，敬告讀者。

是為序。

• 序 自 •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杪



民國十四年歲次乙丑，「二月二，龍抬頭」那天，彈冠之慶不久的安徽省長，暫兼督辦軍務善後事宜的安福系首腦王揖唐，飄然到了黃州，此來是專訪栖栖皇皇，到處碰壁，最後落腳在黃州的吳佩孚。

到碼頭上來迎接的是吳佩孚的秘書長楊圻，此人字雲史，出身常熟世家，他的父親叫楊崇伊，是策動戊戌政變，慈禧太后再次訓政的要角；岳家更闊，娶的是李鴻章長子李經方的女兒。王揖唐是他岳父的朋友，所以楊雲史尊稱之爲「世伯」。

略事寒暄，坐上轎子，直奔「劉家大院」；大門口有塊木牌，大書「孚威上將軍行轅」，轎子抬到大廳前面，只見吳佩孚穿一件古銅色老羊皮袍，上套玄色直貢呢馬褂，頭戴一頂紅結子瓜皮帽，拈着兩撇鼻煙色的鼠鬚，在臺階上瞪着眼看王揖唐下轎。

「玉帥，一向好！」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逸塘老哥，你的氣色不錯啊！」

「托福！托福！」

主客相對一揖，馬弁打起門簾，肅客入內；大廳已經隔過了，正中是一張會議桌，兩旁隔成四小間，每間都懸一塊小木牌，上書「軍需處」、「總務處」、「副官處」等等，吳佩孚自從受封爲「孚威上將軍」以後，到那裏都維持着「八大處」的體制。

「請到後面坐！」楊雲史在前引路，穿出角門到二廳；兩暗一明共是三間，中間堂屋是會客廳，東屋是「簽押房」；對面便是楊雲史的「秘書處」。

奉茶敬煙，等坐定下來，吳佩孚開口問道：「逸塘老哥，是從蚌埠來？」

「不！我回天津過了年；芝老特意要我迂道來問候玉帥。」

「多謝、多謝！芝老近來棋興如何？」

「很好啊！」王揖唐說：「最近有人還找了個神童，名叫吳清源的，常陪他下棋。」

「這一來，駿良可以少捱點罵了。」

駿良是指段祺瑞的長子段宏業，棋力比他父親高得多；父子對奕，段宏業不好意思殺得老父「卸甲丟盔」，等輸了棋，反受段祺瑞的教訓：「博奕猶賢，你就是不肯用心。」有一回，段宏業氣不過，放手一搏，殺得段祺瑞大敗，結果又挨罵了：「你看你，別樣事不會，就會下棋。」輸了要罵，贏了也要罵；所以段宏業只聽見聽差來報：「大爺，棋盤擺上了。」頓時愁眉苦臉，

段祺瑞父子對局的笑話很多，連不常在家的吳佩孚都聽說過。

「玉帥，」王揖唐說：「芝老非常關心你的處境，這一回是讓我來勸駕，想請你回京去住；要借重大才。」

「喔。」吳佩孚不置可否只說：「多謝芝老。」

「玉帥！」

王揖唐剛叫得一聲，吳佩孚便搶着開口，「雲史，」他說：「你把我最近的幾首詩，拿來請『今傳是樓主人』指教。」

「今傳是樓主人」是王揖唐的別號，他的詩做得很好；楊雲史則號稱「江東才子」，已有「江山萬里樓詩鈔」兩卷行世。至於秀才出身的吳佩孚，一向以儒將自命，雖會做詩，但在詩人眼中不算詩，猶之乎中興名將彭玉麟的詩，在同光詩人眼中不算詩是一樣的。

不過，吳佩孚如今英雄末路，雖無詩材，本身的遭遇，却頗合詩境，王揖唐原想要了解他的心情，詩中必有心聲透露，所以興味盎然地等着看他的詩。

不多一會，楊雲史取來一張榮寶齋的花箋，淡墨寫着三首詩，第一首的題目叫做「初至黃州，走筆雲史」詩是七絕：「爲謀統一十餘秋，嘆息時人不轉頭；贏得扁舟堪泛宅，飄然擊楫下黃州。」

檣與楫通，王揖唐心想，既言浮家泛宅，逍遙煙波，却又用祖逖擊楫渡江的故事，武人不通，往往如此，無足爲怪，不過，倒可以試探一下。

「玉帥澄清中原之志，始終未改？」

「這個，」吳佩孚答說：「你看下面一首，就知道了。」

下面一首也是七絕：「戎馬生涯付水流，却將恩義反爲仇；與君釣廬黃州岸，不管人間且自由。」題目是：「赤壁春望，書示雲史。」

「却將恩義反爲仇」指誰呢？莫非馮玉祥？王揖唐且不管它；只說：「玉帥唐雖有五湖之想，只怕也難得自由。」

「怎麼呢？」

「芝老想借重長才，恐怕容不得玉帥自由自在。」

王揖唐想把話引到他的出處上去；那知道「容不得玉帥自由自在」這句話說壞了，反使得吳佩孚心生警惕，段祺瑞將他勸到北京，雖不致於如袁世凱對付章太炎，拘之於龍泉寺；但可用袁世凱對付黎元洪的辦法，給他一個大而無當的空名義，拘束在北京，如龍游淺灘，動彈不得。這個當上不得。

看他沉默不答，王揖唐只好再看第三首，又是一首題爲「黃州早春登城」的七絕：「兩字功

名百戰哀，江山無改此登台，舉杯獨酌看周易，樊口江魚下酒來。」

「這！」王揖唐說道：「這就完全是關壯繆的味道了。」

恭維得恰到好處，吳佩孚拈鬚微笑；楊雲史便也恭維了一句。是向王揖唐出以徵詢的語氣：「結句豪邁瀟灑，兼而有之。世伯以爲如何？」

「誠如尊論」。王揖唐說：「黃州詩而用樊口的典，玉帥與東坡之不同在此。」

這句話吳佩孚不解其意，楊雲史却能理會，蘇東坡在黃州，遊赤壁，只會想到「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曹孟德，不如「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而吳佩孚做這首詩時，心裏是想到了當陽大敗，用魯肅計，自夏口進屯樊口，而與東吳聯絡，大破曹兵的劉玄德，而在考慮如何借助他人的力量，以圖東山再起。

王揖唐確是這樣在試探，無奈吳佩孚已有戒心，決不肯自投羅網，但亦不便公然拒絕段祺瑞的「好意」，所以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只要王揖唐一談到時局，他就把話扯了開去。

王揖唐當然不肯死心，心想，吳佩孚既然以樊口的劉玄德自況，索性就說穿了他，只要他肯承認，就容易說服了。

「玉帥，」他問：「你在黃州，怎麼想到了樊口？差好大一截路在那裏。」

「怎麼？」吳佩孚愕然，「赤壁對岸，不是樊口嗎？」

王揖唐知道吳佩孚跟蘇東坡一樣，都把黃州赤鼻山下的赤壁，當作曹操兵敗之處的嘉魚縣的赤壁了。此時不好意思當面糾正，只笑笑說道：「江漢之間稱赤壁者五；這當不必認真。我想，玉帥想到樊口，感觸一定很深吧？」

「是啊！江漢之間容易生感觸。」吳佩孚轉臉說道：「雲史，明天我們陪貴賓去訪一訪東坡的故居，如何？」

「只怕已無跡可尋了。」

「我記得陸游的『遊黃州東坡記』，一開頭就道：『自州門而過，岡壑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明天我們出東門去逛逛。」

「好！我讓他們預備。」

「東坡雖謫黃州，不改其樂。此公了不起，了不起！」吳佩孚豎起拇指說；由此，大談蘇東坡在黃州的軼事；從接風宴上，談到特備的客房，一直到王揖唐打了呵欠，方始辭去。

客房就在「秘書處」後面，所以楊雲史少不得還要陪着貴客坐一會；而王揖唐亦正有話要跟

他談，剛才打呵欠是故意暗示主人該告辭了。

「雲史，你總知道我的來意吧？」

「是的。」

「老芝非常關心玉帥。」王揖唐說：「這是惺惺相惜之意，玉帥不可誤會。」

「我不會誤會的。不過，世伯，你總知道玉帥的性情，倔強不受憐。」

「我看不然。」王揖唐說：「玉帥一向自擬爲義薄雲天的關雲長，如今恐怕只想到當陽兵敗，屯樊口待機而起的劉皇叔了。劉玄德可不是不受憐的人。」

「不！玉帥仍以劉皇叔視曹仲帥。」楊雲史建議：「芝老如果想請玉帥進京，有個法子，一定有效，拿曹仲帥自延慶樓放出來，再請曹仲帥寫封親筆信相邀，玉帥必如關雲長身在曹營之所爲。」

「這個法子倒好，無奈辦不到。」

「怎麼呢」

「京師都在警備總司令鹿瑞伯控制之下，芝老說要放人，鹿瑞伯不聽，又將如何？」

原來上年馮玉祥倒戈，與黃膺白發動「首都革命」後，政治上造成了段祺瑞「執政」的機會；軍事上迫於奉張的勢力，原來想迎請孫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大計的願望，大打折扣；眼看安福餘孽，一個個彈冠相慶；孫中山先生雖已應邀北上，但他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與段祺瑞以維護北洋勢力爲目的而召開善後會議，並繼續承認不平等條約，以期與列強妥協、苟且自保的打算，大相逕庭。善後會議就算開得成，亦不會有甚麼好結果。因而馮玉祥通電下野，避往西山，並在十二月間取消國民軍的名義，總司令的職務，亦自動解除了。

段祺瑞當然不能不加以安撫，指派一向負擔與馮玉祥聯絡專員的賈德耀，數上西山與馮玉祥密談終於說動了馮玉祥接受了督辦西北邊防事宜的名義，移駐張家口，並將所部暫編爲十二個師，稱爲「西北陸軍」。

北京的情況相當微妙。在段祺瑞入京就任執政後，緊接着張作霖亦自瀋陽專車入關，先一日奉系大將李景林帶了一萬多人到北京預爲布置，所部分駐城內外各重要據點；郭松齡帶了一團精兵，進駐城北黃寺，控制安定、德勝西門及平綏線。張作霖駐節的順承王府，則由張學良帶一營人，親自警戒。

這咄咄逼人的氣勢，已使得國民軍側目，而自秦皇島、山海關源源開來的奉軍，又壓迫國民軍讓出保定、宣化等地的防區。國民軍二軍胡景翼、三軍孫岳、憤憤不平，在十一月三十日晚上，約齊了去見馮玉祥，提出一個極其大膽的計畫，趁張氏父子在京，發動擒賊擒王的突襲計畫，進攻順承王府，玉石俱焚，只要用亂槍打死了張氏父子，奉軍必然大亂，繳械的繳械，安撫的安撫，大局頓時改觀。

馮玉祥聽了頗爲動心，下令警衛部隊準備應變，但反覆商量了一夜，認爲勝算不足；而且首先動手，糜爛地方，國民軍軍紀良好的聲譽，毀於一旦，便是自取滅亡的開端。因此到了十二月初一，馮玉祥撤消了應變的命令。

那知事機不密，消息很快地傳到了順承王府。張作霖心想，果真幹了起來，且不說給了直系殘部一個反撲的機會；首先，不論勝敗，皆將爲各路諸侯所恥笑，這個面子丟不起。張公百忍，家訓昭垂，因而當機立斷，十二月二日上午十點鐘，下了一道奉軍全數撤離北京的緊急命令。

張作霖連段祺瑞都不通知，坐上專車，直駛天津。奉軍一部分隨張作霖出關；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向山東南部發展。於是馮玉祥所部，隨即又進駐北京；鹿鍾麟的職權如昔，他既不會釋放曹錕；而段祺瑞在孫中山先生業已到京，善後會議只舉行了第一次大會，議事細則甫行通過，而以孫中山先生却臥病鐵獅子胡同行轅，未能正式開議之時，即令有心幫曹錕的忙，亦不便擅作主張，將此名義上的罪魁禍首開釋。

這些情形經王揖唐細細分析以後，楊雲史才知道曹錕在延慶樓還有一段日子好待。至於王揖唐請楊雲史代爲勸駕，希望吳佩孚進京一事，當然亦不會有甚麼結果。王揖唐只好逛了一回赤壁，快快辭去。

但是段祺瑞對吳佩孚很不放心，王揖唐的使命失敗以後，他決定採取激烈手段，密令長江海軍司令許建廷，率江防艦八艘，開往黃州，準備生擒吳佩孚。湖北督軍蕭耀南本是吳佩孚手下大將，但其時內迫於湖北「拒吳保鄂」的民意；外受段祺瑞不斷增加的壓力，不敢以實力支持吳佩孚；但他亦決不會讓許建廷在他的疆界內對吳佩孚動武。

因此，暗中通了消息；恰好與吳佩孚化敵爲友的湖南督軍趙恆惕來了一個電報，邀他到湖南休養；吳佩孚窮無所歸，感於趙恆惕的義氣，決定應邀到湖南去作客。

原來吳佩孚幫過趙恆惕，實在也是幫了湖南人一個大忙，當段祺瑞大做武力統一的迷夢，利用日本西原借款，派曹錕、張懷芝爲第一路、第二路總司令，領兵討伐南方進軍湖南時，只有吳佩孚的第三師打得最好，長驅直入，由湖北入湖南，經羊樓司佔領了岳州，一直屯軍在此。

其時，北洋軍系直皖兩系的分裂，正在擴大，徐樹錚的跋扈，以及「安福國會」的把持，使得原屬於馮國璋系統的「長江三督」及張作霖控制的東三省，再加上直隸，無形中組成了一個以明反徐錚樹，暗反段祺瑞的七省聯盟；不久又因爲段祺瑞派他的內弟吳光新爲河南督軍，原來的督軍，舊淮軍系統的趙倜不願讓位，加入了反段的行列，七省聯盟變成了八省聯盟。

八省的督軍，及其他重要人物，因爲段祺瑞的資格與地位，對他都還保持着一份適度的尊敬。但自視極高的吳佩孚，却沒有將他看在眼里裏，首先發難，以通電指斥北京政府「誤聽宵小奸謀，堅持武力，得隴望蜀，援粵攻川，直視西南爲敵國，竟以和議爲逆謀」。接下來要求撤防回北。

這時的湖南督軍是直軍第七師師長張敬堯，他是安徽霍邱人，據說是前清捻匪大頭目張總愚之後，弟兄四人，敬字排行，以堯舜禹湯命名，但行爲却如桀紂。直軍中第七師以軍紀壞出名；

而又以駐紮長沙的一旅爲壞中之壞，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無所不爲；湖南人恨之刺骨，「驅張運動」一直不斷，文的向北京政府呼籲；武的組織湘軍進迫，但都動不了張敬堯。一年工夫，他在湖南搜括了兩千萬；他部下有七萬人，胡作非爲，搞的錢更是不計其數。湖南人欲哭無淚，相形之下，覺得駐紮在岳州、衡陽一帶的吳佩孚的第三師，雖然也是直軍，却可愛得多了。

機會終於來了，民國九年五月，吳佩孚獲得湖北督軍王占元資助了六十萬元的開拔費，決定撤軍北歸。表面上請湖南督軍張敬堯來接防；實際上他跟湘軍前敵總指揮趙恆惕惺惺相惜，所以暗中打算將防區移交給湘軍，當然，這要靠湘軍自己打過來。

因此，第三師在五月二十開始，分水陸兩道撤退，吳佩孚於廿五日自衡陽坐船啓程後，湘軍在廿六日發動對第七師的總攻擊，廿六、廿七兩天便佔領了祁陽、豐陽兩縣，前鋒進展到距離衡陽只廿多里的東陽鋪。

趙恆惕的湘軍，只有三千枝爛槍，給養不足，衣不蔽體，爲北軍譏之爲「叫化軍」；但此時的「叫化軍」士氣如虹，臨時製發的白布臂章，大書「救國救鄉、在此一舉；勇往直前，拚命殺賊」十六字；老百姓簞食壺漿，爭相歡迎。「叫化軍」受此鼓勵，越發鬪躍，五月廿九日，佔領了衡陽；豐陽、祁陽的湘軍，在此會師，準備沿湘水及粵漢鐵路，水陸兩道，北攻長沙。

張敬堯大爲着慌，一面急電北京求救，電報自「十萬火急」而「千萬火急」；一面派他的胞

弟旅長張敬湯爲「援衡總司令」，許以成功後，以他的第七師師長相讓。

張敬湯的這個旅是張敬堯在湖南擴編的，敬湯行四，所以人稱「四帥」，但「四帥」却自比爲諸葛亮，穿了一件八卦衣、手搖鵝毛扇，自稱「山人」，因而又得了個外號叫「臥龍先生」。

「臥龍先生」親自領兵，坐的是「綠呢大轎」，衛隊前呼後擁達數百人之多，那股威風，使得長沙人都爲在衡陽的湘軍捏一把汗。

但「臥龍先生」到了長沙南面四、五十里地方的湘潭就不走了。

而另一支在湘西的湘軍，却已佔領了寶慶，這裏是暫編第一師師長張宗昌的防區，他那裏肯爲「同宗」賣命，悄然撤退。「臥龍先生」聽說湘軍自西、南兩路殺將過來，嚇得瑟瑟發抖，脫去八卦衣、丟却鵝毛扇，連夜逃回長沙。

當衡陽易手時，張敬堯便在長沙城內拉伏；同時勒令總商會代籌軍餉，以會長張先贊爲人質，限期籌足大洋八十萬；總商會無奈，只好鳴鑼宣佈，按戶抽取一個月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張敬堯復又揚言，將死守長沙，不惜玉石俱焚；於是長沙老百姓紛紛逃難，而張敬堯派兵把守城門，限制出境的人，攜帶川資，不得超過五十元；超出的數目，老實不客氣沒收了。

湘軍自發動總攻擊以後，不過十天的工夫，便已進迫長沙外圍的湘潭與株州。張敬堯眼看大勢已去，湖南人「誓與堯舜禹湯偕亡」的決心，頗有實現的可能，趕緊要作抽身之計，打了個電